



# 特拉夫尼克纪事

〔塞尔维亚〕伊沃·安德里奇 著

郑泽生 吴克礼 译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 Травничка хроника

Иво Андрић



新丝路文库

 上海文艺出版社  
Shanghai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一条不容低估的文学带

# 特拉夫尼克纪事

〔塞尔维亚〕伊沃·安德里奇 著

郑泽生 吴克礼 译

Травничка хроника

Иво Андрић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特拉夫尼克纪事/(塞尔维亚)伊沃·安德里奇著;郑泽生,吴克礼译.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7.7

(新丝路文库)

ISBN 978-7-5321-6161-4

I. ①特… II. ①伊… ②郑… ③吴… III. ①长篇小说—塞尔维亚—现代 IV. ①I54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20906号

TRAVNIČKA HRONIKA by Ivo Andrić

All rights reserved

© The Ivo Andrić Foundation, Beograd, SERBIA.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09-2015-103号

发 行 人: 陈 征

出 版 人: 张 翔

责任编辑: 曹 晴

封面设计: 周伟伟

书 名: 特拉夫尼克纪事

作 者: (塞尔维亚)伊沃·安德里奇

译 者: 郑泽生 吴克礼

出 版: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文艺出版社

地 址: 上海绍兴路7号 200020

发 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200001 www.ewen.co

印 刷: 江苏苏中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00×1000 1/16

印 张: 30.75

插 页: 2

字 数: 343,000

印 次: 2017年7月第1版 2017年7月第1次印刷

I S B N: 978-7-5321-6161-4/I · 4915

定 价: 65.00元

告 读 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523-82898066

## 引 子

特拉夫尼克商业大街的尽头，有一眼叫作舒梅契的泉水，水流汨汨，冰冷彻骨。泉眼下面，有家年代久远的“卢特维纳”咖啡馆。卢特瓦是这家小店的创业老板，可是连老头儿们也不记得他：他躺在特拉夫尼克郊外的一座坟墓里已近百年了。然而，那些常来喝咖啡的人还知道这个名字，还常常提起它，而那么多苏丹、丞相和贝格们的鼎鼎大名，却早被他们抛到九霄云外了。在咖啡馆的花园里，在山冈脚下的一块岩石下，有一片微微凸出的高地，那儿浓荫蔽日，清幽雅静，巍然挺立着一棵古老的椴树。在椴树周围，在岩石与小树丛之间，点缀着一些不成形的板凳，矮矮的，坐下去很舒服，站起来就吃力了。由于长年使用，长凳坑坑洼洼，歪歪扭扭，同周围树木、岩石、泥土完全长在一起，融合为一了。

夏季，从五月初到十月底，特拉夫尼克的贝格们以及贝格们肯与之交往的一些头面人物，按照古老的传统，在午祷后都聚集在这里。这种时候，无人胆敢坐在小山冈上喝咖啡。此处叫沙发，这名儿一代传一代，如今，在城市居民中，已有一定的社会政治意义，因为在沙发上谈到的、议论过并一致首肯的事，人们一向认为，这与酋长们坐在总督府真正沙发上作出的决议具有同样的意义。

一八〇六年十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五。这一天天阴气晦，起了风。在这一季节，起风预示着下雨，可是，这儿仍然有十来位贝格正襟危坐，心平气和地发表宏论，冥然沉思地凝视着太阳与乌云追逐嬉戏，忧心忡忡地咳嗽个不停。

他们在议论一个重要消息。

阿依瓦兹·苏莱曼贝格前不久去利夫诺办事，遇上一个斯普利特<sup>①</sup>人，那人谈起此刻他向各位贝格转告的这个重要消息。苏莱曼贝格说，那个斯普利特人是个认真的人，不会瞎说，可是，贝格们还是不大清楚，七嘴八舌地打听详情细节，要他再重说一遍。

“事情是这样的，”苏莱曼贝格又开口说，“那个人问我：‘喂，你们特拉夫尼克在准备迎接客人了？准备得怎样了？’我回答说，没准备，我们哪有工夫迎接客人。‘不管愿意不愿意，你们总得迎接，’他说，‘有个法国领事要上你们这儿来了，波拿巴要求君士坦丁堡帝国政府准许他们在特拉夫尼克开设领事馆，并派驻领事。他已得到准许，到今年冬天，领事就到任了。’我说了个笑话，想敷衍过去。我说，几百年了，咱们没有领事，祖祖辈辈也活过来了，今后还照样活下去。领事到咱们这儿有啥可干呢？可他还唠叨个没完：‘咳，有什么办法，从前这样活过来了，如今就得同领事一起活下去。年月不同了嘛。再说，领事总能找到事情干的，坐在总督身边，发个号，施个令，监视阿迦<sup>②</sup>和贝格们的言行，注意贱民们的举动，然后再禀报波拿巴。’我打断他的话，这种人，过去没有，今后也不准有；我们的事，过去没人敢说三道四，今后也不容他指手画脚。他说：‘咳，

---

① 今克罗地亚沿海城市。

② 土耳其达官贵人的尊称。

您真是，您爱怎么想就怎么想吧，反正领事总得接待。直到今天，波拿巴无论提出什么要求，还没人敢说个不字，君士坦丁堡也不敢拒绝。不过，奥地利一得知你们接待法国领事，它也会要求接待它的领事，紧跟着俄国也要……’见你的鬼去吧，朋友，我奉劝他住嘴，可他这个邪恶的异教徒只是拈着胡须嘿嘿讪笑：‘倘若不像我说的这样，或者有出入，你就割掉这把胡须。’这就是我听到的消息，诸位仁人君子，这消息一直在我的脑袋里打转转。”到此，苏莱曼贝格结束了他的话。

目前，法国屯兵达尔马提亚<sup>①</sup>已有一年，塞尔维亚又不断发生暴动，在这种情形下，即使这么一个含糊的消息，也足以弄得本来已经忧心忡忡的贝格们惶惶不可终日了。虽然贝格们很焦急，很惊慌，但这种焦灼心情，从他们的脸上，从他们挥手驱散袅袅烟霭的动作上，是看不出来的。他们相继发言，发言枯燥乏味，模棱两可，提出很多猜想，猜测这消息是什么意思，有多少是真的，有多少是臆造的，应采取措施，查明真实情况，从根除之。

有人认为，这消息是有意编造的，又加枝添叶，想给他们添点烦恼，吓唬他们。有人满面愁云地说，眼下在君士坦丁堡、波斯尼亚以及全世界，这种事情屡见不鲜，对此不要感到奇怪，而要作准备，应付万一；也有人自我宽心，说这儿可是特拉夫尼克，特拉夫尼克呀！而不是什么荒凉小镇，别的地方发生的事，不应该，也不可能在这儿发生。

每个人都说了几句，不过是虚与委蛇，没说出明确的意见，都在等待年高望重的人拿主意。这中间最年高望重的是杰斯凯列德日契·哈姆吉贝格，一个健壮的老人，他虽说动作有点迟缓，可身板结实，身材高大，像

---

① 今克罗地亚地区名。

个巨人。他参加过多次战争，遍体伤疤，几次被俘。他有十一个儿子，八个女儿，儿女又生了一大群孙子孙女。他胡须稀疏，脸庞方正，线条分明，脸上烧伤、刀伤累累，还有一大片乌青斑点，那是很久以前火药爆炸留下的痕迹。略带铅灰色的沉重眼睑低低下垂。他说话慢吞吞的，但是很清楚。

哈姆吉贝格那惊人的、充满青春活力的声音终于打断了人们的猜想、预感和恐惧。

“常言说得好，人不死，总不该给他举行葬仪。咱们不能庸人自扰，弄得人心惶惶。什么事都要听，要记，可不能老摆在心上。对待领事们也要如此。究竟怎么样，谁也说不清，也许来，也许不来。就是真来了，拉什瓦河也不会倒流，一切还是照旧。这儿是咱们的本乡本土，对任何外国人都是异国他乡，他们在这儿，兔子尾巴长不了。那么多军队来进犯我们，也都还没得长嘛。有许多人来这儿的目的是定居落户，不都是被咱们请出去了，望着后背送出去的。倘若领事们真的来了，咱们也如法炮制。可眼下，他们的味儿还没闻到呢。尽管他在君士坦丁堡提出了要求，这还不能说已经拍板。先前，也有不少人提出过要求，也不是人人都得到了他们要求的東西。”

哈姆吉贝格愤愤地说出最后几个字，深深地吸了一口烟，而后喷出一串烟圈，在鸦雀无声的寂静中又接着说下去：

“即便真来了，也得看一看，到底怎么样，怎么回事。随便哪颗星星，黎明前都要熄灭的，不会再发光，他……他也……”

这时，哈姆吉贝格轻轻地咳嗽起来，压抑的愤怒憋得他喘不过气来，即使这样，他还是没说出波拿巴的名字。这个名字大家仅仅在舌尖上打转，就是不敢说出来。

此后，再没有人说一个字，关于最新消息的议论，到此结束。

少顷，乌云蔽日，一股强劲的冷风倏地刮起，河边白杨的叶子发出哗哗的响声。寒冷的气流充溢了特拉夫尼克谷地。这就是说，坐在“沙发”上高谈阔论的日子今年已到尾声。贝格们相继从座位上站起来，默默地哈哈腰，便各自回家。



一八〇七年初，几桩不同寻常、前所未见的大事在特拉夫尼克开始进行了。

居民中谁也没有想到，他们这个城市是为过碌碌生活、做平庸之事而建立的。谁也不会这样想，连维列尼查山脚下最底层的贫民也没有这样的想法。他们以为，他们与芸芸众生不同，他们肩负着更美好、更重大的使命。这个想法随着夫拉什契河上吹来的冷风、舒梅契泉涌出的汨汨泉水和特拉夫尼克附近阳光灿烂的谷地飘来的麦香而渗入每个人的心田；这个想法，无论在睡梦中，在灾难中，还是在弥留之际，都萦绕在他们的脑海。

有这样想法的首先是居住在市中心的土耳其人。即使是散居在陡峭山坡上或密集在远处城郊的信奉三大教的一般贱民也有这样的感觉，只是个人地位不同，想法不尽相同罢了。连城市本身也有所体现，地势、布局，都有一种特殊的、标新立异的、高傲自负的格调。

其实，这个城市只不过是一条狭窄幽深的峡谷，人们一代一代地开凿，修筑，建成了一条牢固的长廊，作了自己长住久居的处所。多少世纪来，他们竭力适应这个地方，也使这个地方适应自己。两边的峭壁延伸到谷地，相交成尖角，只有一条狭窄的小河和一条狭窄的小路通过。它像一

本半打开的书，两页上有花园、街道、房屋、田野、坟丘和清真寺，清清楚楚，仿佛画出来的一样。

谁也没有计算过，大自然剥夺了这个城市多少日照时间。但大家都知道，这儿的太阳比波斯尼亚的很多城镇出得晚，落得早。特拉夫尼克的居民并不否认这一点，不过，他们相信，在日照的时候，太阳照射在这个城市的光线比任何地方都亮堂得多。

峡谷的底部是拉什瓦河，河的两边有山泉、裂罅和急流构成的一幅幅花边图案；这儿常年潮气袭人，穿堂风肆虐，这儿几乎没有一条真正的道路，没有一块可以使人放心地安然举步的平地。到处是陡坡和沟壑，到处是纵横交叉的小径、篱笆、绝路、果园、便门、坟墓和庙宇。

特拉夫尼克人在这儿，在这条神秘的、变化莫测的湍急河流的两岸，一代代繁衍生息，衰老病死。他们体质瘦弱，面色苍白，但吃得苦，耐得劳，什么都能适应。他们生活在此地，抬眼就看到总督府的城堡。他们生性高傲，身材匀称，讲究穿着，好挑剔，有远见。有的人终年辛勤劳作，千方百计地兴家立业；有的人无所事事，在穷困潦倒中打发岁月。他们矜持，谨慎，不喜欢放声狂笑，但却善于莞尔而笑。他们不饶舌，但喜欢悄悄地说长论短。他们寿终之后，人们也遵照各自教门的风俗和仪式，为他们举行葬礼，埋在水淹的墓地，给下一代腾出地方。

他们一代一代地更迭交替，代代相传的，不仅有肉体 and 精神的某些素质，而且还有土地和信仰；不仅有固有的分寸感和节奏感，不仅有辨别便门和城里纵横交错的正道和便道的本领，而且还有识别人与世界的天赋才能。特拉夫尼克的孩子们生来就有这些素质，其中最主要的，就是自豪。自豪，是他们的第二天性，是支配他们行动的强大动力，是经久不变的特征。

他们的自豪决不同于农民和小市民中间某些暴发户那种幼稚的夜郎自大。暴发户们大言不惭地乱吹，志得意满地挺胸凸肚。特拉夫尼克人的自豪是他们的内在天性，有分量的遗产，是对自己，对自己的家庭和城市，更确切地说，是对有关自己和自己城市的极其崇高、极其自豪的观念所应负的痛苦义务。

任何人的情感都有极限，即使自尊感也不例外。特拉夫尼克是总督官邸所在地，它的居民都是品德高尚、心地纯洁、举止稳重、明哲睿智的人，甚至同皇上攀谈都够格儿，这是无须赘言的，但有个时期，他们抛掉自豪感，宁愿在这个平凡的、不见经传的、在各国皇帝谈判和各国冲突中都不曾提及的小城中过着无忧无虑的太平日子。这个平凡小城既与世界大事不沾边，也不居于显要人物过往的通衢大道上。

一个不会出现什么喜事，也盼不到什么好事的时代来临了。所以自豪而又狡黠的特拉夫尼克人开始祈求太平无事，祈求他们的生活尽可能不发生变化和意外。不过，话又说回来，在帝王们争吵不休，人民血流成河，国家烈焰腾腾的岁月，又有什么好事会出现呢？新来个总督吗？新来的总督只能比他的前任更坏，不会更好。他将带来一大群侍从，一个个如同饿狼一般，天知道他们有多大胃口。（“有一位总督比其他总督都好，因为他走到普里博伊，又返回君士坦丁堡去了，他的脚根本没踏进波斯尼亚的土地。”）来个外国人吗？来个有名的旅行家吗？来了，会有什么后果，那是尽人皆知的。他来到城里，挥金如土，请客送礼，瞧吧，他前脚来，后脚就有人追踪，第二天就有人来调查和审讯。他是什么人，干过什么事，在谁家过的夜，同谁谈过话？沾上边的人，光应酬招待，花费就不得了，要摆脱干系，敷衍过去，还得付出十倍的代价。这到底是什么人？是间谍？要不就是骗得信任、追求可疑目标的人物？归根到底，你永远也不会知道

他来的使命，他在为谁效劳。

总括一句话，眼下这个时代，不会有什么好事落在你的头上。你只要吃光自己的面包，在世界上这个最美好的城市混过最后几天的太平日子。但愿上帝保佑，保佑我们摆脱掉荣誉、贵客和伟大的事件。

十九世纪初期，特拉夫尼克的知名人物都抱着这样的愿望和打算。然而，这一切，他们只能摆在心里，因为，要想公开表露自己的愿望和想法，每个特拉夫尼克人还得走过一条漫长、曲折、很不轻松的道路。

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初，各种事变和事件错综复杂，层出不穷。它们从四面八方涌来，在欧洲和土耳其大帝国的土地上撞击，盘旋，甚至也到达这个谷地，到了这里，便像洪水挟带的泥沙，沉淀下来。

自从土耳其人被迫离开匈牙利之后，他们同基督徒的关系越来越糟，越来越复杂，而且日益恶化。大帝国的军人，阿迦和斯巴辛<sup>①</sup>，不得不抛下匈牙利肥沃平原上的富饶庄园，返回自己狭窄、贫瘠的故乡，因而心中对基督徒更加充满愤懑和怨恨。此外，他们回来后，吃饭的人数增多了，干活的人手却依然如故。从另一方面来说，十八世纪爆发了几次战争，邻近几个基督教国家把土耳其人赶了出去，逼得他们回到波斯尼亚。这件事在基督徒臣民中唤起了出格的希望，并为他们开辟了闻所未闻的前景，这不能不影响他们对“在位的土耳其老爷们”的态度。每一方（如果说这一阶段的斗争中有双方的话）都在用适合时代和形势的方法和手段进行斗争。土耳其人利用高压和武力，而基督徒则采取忍耐、巧计和阴谋，或准备采取阴谋。前者费尽心机地保护自己的生活和生活方式，后者则千方百计地想获得这种权利。基督徒们感到土耳其人对他们的压迫越来越残酷；

---

① 土耳其地主的称号。

土耳其人发现基督徒羽翼丰满了，已非昔比，心中老大不悦。他们双方的利益、信仰、意愿和希望都极端对立，水火不容，因此冲突迭起。这纠缠不清的矛盾变成了一个乱线团，由于土耳其同威尼斯、奥地利、俄国长年进行战争，这乱线团越搞越乱，越搞越紧。波斯尼亚的形势更加紧张，前景黯淡，冲突频频发生，生活日益艰难，社会秩序混乱，生活失掉了目的性。

十九世纪初期，塞尔维亚爆发起义，这是新时期采用新的斗争方法的明证。波斯尼亚的线团抽得更紧，更乱了。

塞尔维亚的起义给土耳其人的波斯尼亚和特拉夫尼克，主要是给总督、给官府，给波斯尼亚的其他城市，造成的麻烦、不快、损失、开销和伤亡，比给特拉夫尼克的土耳其人大得多。在特拉夫尼克的土耳其人看来，没有哪一次战争有足够的规模和足够的重要意义值得他们豁出财产，甚至自己的脑袋。说到“卡拉-乔治的暴动”，特拉夫尼克人很不以为然；说到总督派出镇压塞尔维亚的军队，他们更是嗤之以鼻，因为带兵的阿扬<sup>①</sup>们畏缩不前，争吵不休，军队耽误多天才开到特拉夫尼克郊外，乱哄哄一片，很不成体统。

特拉夫尼克人认为拿破仑在欧洲东征西讨的战争才是值得一谈的话题。起初，谈起这一话题，他们只是觉得需要谈，需要相互转告，但这是发生在远方的事，与他们的现实生活没有，也不会有什么相干。法国军队进驻达尔马提亚之后，这位神奇的波拿巴突然离波斯尼亚，离特拉夫尼克近在咫尺了。

约摸在这个时期，特拉夫尼克来了一位新总督，人称胡斯列夫·穆罕

---

① 酋长。

默德帕夏。他在言谈中对拿破仑推崇备至，对法国的一切表示了浓厚兴趣。特拉夫尼克人说，这种崇洋媚外有损奥斯曼帝国的尊严，有玷苏丹大臣的声誉。

这使特拉夫尼克的土耳其人很不安，很愤懑，一说到拿破仑，说到他的战功，他们只说几句无关紧要的话，或者高傲地、轻蔑地冷笑几声。然而这并不能拯救和保护他们不受波拿巴的威胁，也不能帮助他们摆脱那些与他有关的、以炫目速度波及全欧的大事。这些大事如一石激起的圈圈，从中心向外扩展；又仿佛烈火和瘟疫，追上了逃跑的人，也殃及坐着不动的人。这位他们不曾见过的陌生胜利者破坏了特拉夫尼克的秩序，如同在世界上许多其他城市一样，引起了变化和不安。今后许多年，人们在特拉夫尼克谷地不得不再提起波拿巴这个残酷而又响亮的名字，费劲地读出每一个音节。这个名字，将长久地响在特拉夫尼克人的耳畔，并出现在他们的眼前，因为**领事时代**到来了。

特拉夫尼克人，毫无例外地喜欢故作冷漠、淡泊的姿态。然而领事要来的消息，一会儿说是法国领事，一会儿说是奥地利领事，一会儿说是俄国领事，一会儿又说三国领事一齐来的消息，却勾起了他们的期待和忧虑，唤起了他们的希望，也迫使他们更加警惕。这事是无法完全隐瞒的。他们开始东猜西想，频繁交谈。

几乎谁也说不清，这消息到底是怎么回事，它从秋天起已经甚嚣尘上了。可是谁也说不清哪国领事要来，来特拉夫尼克干什么。然而，在眼前的情况下，一则小道新闻，一句不平常的话语，都足以激起人们的想象，引起无休止的议论和猜测，而更多的情况是：许多疑虑和恐惧，许多隐秘的期待和想法，只好藏在心里，绝不肯当众说出来。

我们看到，当地的土耳其人惊慌不安，不大乐意提及领事可能来的消息。他们对任何外国人都信任。这类消息全被他们斥之为无稽之谈，他们打心眼里希望这只是庸人自扰的谣言。领事们也许根本不来，即令是最坏的结局，真的来了，那他们也会同诞生领事的糟糕时代一起消亡。

基督徒们，包括天主教和东正教，恰好相反，他们听到这消息，简直欣喜若狂，悄悄地奔走相告，竭力想从中找出一些可能发生变化的因由。而变化，只能越变越好。

当然，每个人对这类事件都有自己的评价，因此常有与众不同的观点。

天主教徒人数最多，他们盼望有权威的奥地利领事来，代表维也纳强大的天主教帝国给他们以帮助和庇护。正教徒是少数，近几年来，由于塞尔维亚爆发起义，他们不断遭受迫害，不论是奥地利领事，还是法国领事，他们都不寄予多大希望，不过却把领事们的到来看作土耳其政权正在衰败，动荡的、有了生路的好年月正在到来的征兆和明证。他们又补充说，当然喽，“俄国领事不来，什么事也办不成”。

人数寥寥、精明透顶的犹太人，西班牙来的犹太人，一向是遇事不露真情，但听到这些消息后，也无法保持多少世纪养成的这个习惯。他们一想到伟大的法国皇帝拿破仑陛下可能派领事到波斯尼亚来，一个个激动不已，拿破仑被看成是犹太人的亲爹。

外国领事要来的消息也像这一地区的其他消息一样，来得突然，说得离奇，同样，也消失得突然，这样，几个星期后再出现时，声势就更大，形式就更新了。

那一年冬天不太冷，也不太长，在仲冬时分，谣传第一次有眉有眼了。有个名叫巴尔多的犹太人和一个名叫尤斯·阿季雅斯的特拉夫尼克商

人到斯普利特去了一趟，回来后，就为法国领事馆物色合适的房子。他们跑遍各处，几次去找代理总督，由主事阿訇陪同，看过穆斯林慈善会的几幢房屋，最后选中瓦库姆基金会的一所有点荒废的大房子，人称“杜布罗夫尼克旅馆”，因为杜布罗夫尼克的商人总是在那里落脚。这幢房子在路边一所穆斯林中学堂的上，坐落在沿陡坡开辟的一个大花园中间，有条小溪从中流过。合同签订之后，立即请来泥木两工的师傅，动手修缮，使它恢复了旧观。这幢被遗弃的、无人照管的房屋，临街的窗户本来空无一物，现在突然焕然一新，吸引了众人的目光，逗起孩子们和闲汉的好奇心。人们七嘴八舌，议论国旗和国徽放在什么地方，外国领事馆大楼什么地方最显眼。老实说，眼下，谁也没有见过国旗和国徽，不过，这两个有分量、有意义的词儿，土耳其人难得谈到，即使谈到了，也很不高兴，而基督徒们却经常悄悄嘀咕，脸上露出一副幸灾乐祸的神情。

特拉夫尼克的土耳其人无疑是相当聪明和傲慢的，他们不会把自家的焦灼心情流露出来，但是，面对面交谈，他们是掩饰不了的。

边境的防卫削弱了，波斯尼亚变成了开放的国家，在这个国家的土地上，不止是奥斯曼土耳其人来来往往，而且异教徒也从世界各地蜂拥而来，连那些贱民居然也放肆地昂起头，以前他们是绝对不敢的。土耳其人早已想到这些，内心一直焦灼不安。如今，异教徒的领事和间谍又要闯进来了，他们每走一步，都将炫耀自己的政权和国王的实力。这样一来，土耳其波斯尼亚的秩序和“幽静”就要告吹。即令不这样，波斯尼亚也是一天比一天更难防守，更难保卫了。真主定下一条规矩：土耳其人到萨瓦河，过了萨瓦河属士瓦本<sup>①</sup>。然而，整个基督教世界却大军犯境，来反对真

---

① 德国人的别称。



主作出的明确规定，摇撼边境上的界墙，白天黑夜，或明或暗地挖界墙的墙脚。话又说回来，真主的意旨近来也表达得不那么清楚，叫人捉摸不透了。土耳其的老人们忧心如焚地彼此询问：“咱们还要落到哪一步呢？还有谁没有找到咱们头上来呢？”

确实，基督徒们就建立外国领事馆所发的议论证明土耳其人的惶惶不安不是没有因由的。

“国旗就要飘扬了！”人们悄悄地咬耳朵，眼睛里闪着固执的光芒，仿佛事关他们的国旗似的。其实，连国旗是什么样子，国旗升起后会发生什么事，他们之中还没人知道呢。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想法，那就是除了土耳其的绿色国旗外，还有其他颜色的国旗可以同它并排挂在一起，迎风飘扬，哗啦啦作响。想到这里，他们的眼里燃起欣喜的火光，唤起只有贱民们才能理解的亲切希望。“国旗就要飘扬了！”听到这几个字，穷家小户的茅棚草舍顿时亮堂多了，饥肠辘辘的肚子舒坦多了，单薄的衣裳也暖和多了；听到这几个简单的含糊字眼，许多人的心脏跳动得更加剧烈了；鲜艳的色彩和金色的十字架使他们眼花缭乱；三个基督教帝国和王国的国旗在他们耳朵里，仿佛旋风一样，响起胜利的哗哗声。假若国旗这两个字含有斗争的决心，并在斗争中支持人活下去，那么，人们只有靠这两个字才能活下去。

商人们满怀希望地等待即将发生的变化，除开上述的各种原因外，还有个特殊的原因。这些陌生的、大概很有钱的阔佬来了以后，不管怎样，总要买东西，花钱，他们就有机会捞一笔。最近几年，城里生意萧条，尤其是塞尔维亚爆发起义之后，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劳役、征用，打消了农民进城赶集的兴趣，即使进了城，几乎什么也不卖，只是买点最必需的日用品。国家不按时收购农产品，价格又低。斯拉沃尼亚已被切断，而达